

说说采访那些事

□唐益明(四川)

时光荏苒,不经意间在新闻战线奋斗了二十三年。青丝成白发,初心仍未改。那些爬深山、蹚洪水、下矿井、赴灾区的激情岁月恍如昨日,那些忍饥饿、受冷遇、遭威胁、被围堵的采访画面历历在目。又到记者节,我谨撷取两段采访往事,愿与年轻的新闻小伙伴们共勉。

“好吃”的鸡蛋面

“斧头劈开新世界,镰刀割断旧乾坤”。这副楹联气势如虹,广为传颂,被誉为“中国红色第一联”。然而很多人不知道,这副楹联刻在通川区梓桐镇红三十军政治部旧址。为了挖掘红色文化,宣传红三十军政委李先念在这里运筹帷幄的故事,我们决定去梓桐寻访流落红军。

以前的采访条件对于现在的记者来说,是无法想象的。我们扛的是BAT摄像机,足足有十多斤,脚架是钢制的,比摄像机还重。除此之外,挎上一个大大的皮包,装话筒、摄像带、电池、采访本和笔,又是五六斤。所以每次采访拼的,不只是脑力,更是一场对体力的严峻考验。

那时台里没有采访车,我们外采多是坐班车。天空刚刚露出鱼肚白,我和搭档便整装出发,坐在开往通江的第一班大巴上。车子喝醉了酒似的,在坑坑洼洼的路上蹦来跳去,几个小时后到达梓桐,感觉人都快颠散架了。好在我们年轻,经得起折腾,下车没作片刻停留,立即联系文化站负责人,直奔采访现场。

因为站长提前踩了点,我们的采访进行得比较顺利,但受访人不够流畅的讲述,让我们始终觉得差点意思。站长看出了我们的心思,他说原本是要推荐我们采访何家山顶上另外一名流落红军,那位老人不但健谈,还能唱军歌,可何家山山高路远,又不通车,最终选择了放弃。听站长这么一说,我立马眼中放光,问他上山要走多久,站长说得一个小时候左右。我和搭档异口同声说:没问题,马上去!

随即,我们向山顶进发。一开始大家信心十足,一路欢声笑语,殊不知山路越来越难走,加上我们背着沉重的设备,很快一个个都汗流浹背,脚下像灌了铅似的举步维艰。我们在陡峭的山路上走走停停,几近心理崩溃的边缘。但对完善采访内容的美好期待让我们一步步坚持,最终抵达山顶。看看时间,走了整整三个小时。筋疲力尽的我们气喘吁吁,席地而坐,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

稍作休整,我们又活力满满,开始采访。流落老红军精神矍铄,接受采访时,思维敏捷,一气呵成,唱起军歌更是激情四溢,声如洪钟。老人的表现让我们忘记了疲惫,甚至感到兴奋,一通拍摄又是一个多小时,完成采访已是下午三点半。此时我们才感到饥肠辘辘,一阵难受。不便打扰老人,站长带我们来到队长家,队长不在。院里一位大嫂是个热心肠,赶紧停下手中的活计,从缸里舀出一瓢凉水招呼我们。

听说我们还没吃饭,大嫂转身去了厨房,不一会儿给我们每人煮了一大碗面条,每碗还盖上了两个现煎的土鸡蛋。我们迫不及待地狼吞虎咽,每一筷下嘴,我们的妈呀,咸得让人张不开嘴。山里人劳作吃得咸,我们能够想到,但这位大嫂的口味如此重,我们是真想不到啊。她一边忙不迭地给我们端水,一边问我们好不好吃。我们几个相视一

笑,开水就面,风卷残云,鸡啄米似的一个劲儿点头说道:“好吃!好吃!”

现在回想起来,那应该是我这辈子吃过的最咸的一碗面,也绝对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一碗面!

救命的摄像机

到电视台工作的头几年,我一直用的是这台BAT摄像机,它不但笨重,还是一台模拟机,但成像效果却是最好的。虽然只是一个设备,但和它磨合几年下来,我感觉它是有灵性的。它懂我,我也懂它,最关键的是它后来还救了我一命。

有一年,我在作协会上发现了一位很特殊的会员。他叫罗启洪,靠一根棒棒求生活,又笔耕不辍搞创作,出过诗集,成立过文学社。即便生活得不如意,仍坚守着自己的文学梦。他的那份执着深深地打动了我,于是我把他的故事作为《社会写真》栏目的选题,着手准备拍摄一部短纪录片。

我和搭档去了罗启洪老家安云落花村,顶着烈日,光着膀子,拍他创作和劳动,采访他家人和文友。反复推敲拍摄角度,打磨每一个镜头,记录下他对文学的痴迷,也记录了他在生活重压下的迷茫无奈。当天的拍摄有些繁琐劳累,但收获满满。

后来,我们又到城区拍摄。白天,我扛着摄像机跟拍罗启洪走街串巷挑棒棒、挣辛苦钱的真实场景,记录他灵感闪现,在烟盒上记下诗行的细节;晚上,我走进弥散着汗臭味的棒棒房,拍摄他在大通铺上冥思,在其他棒棒的低声中写下棒棒的辛酸,也写下劳动者的幸福。

最后一个拍摄点是在红旗大桥下的一个棚户区,这里是棒棒吃饭的地方。按理说这个收尾应该是平淡无奇的,哪知最后的拍摄中竟发生了惊险的一幕。

我正全神贯注地注视着监视器里的画面,耳边突然“当”的一声巨响,紧接着一个玻璃胶水瓶滚到地上摔得稀烂。我有点蒙,抬头望望楼上,早已不见人影。搭档赶紧从我肩上接过摄像机,只见比大拇指还粗的摄像机把手被从中砸断。看着断裂的摄像机把手,我一阵心痛,着急地问搭档摄像机还有没有哪里损坏。搭档又急又气:“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关心这个,摄像机重要还是你的命重要?”这时,我才意识到刚才的一幕是多么惊心动魄,如果胶水瓶不是刚好砸到摄像机把手,偏了分毫,都会砸到我头上啊!此时,我感到背心一阵发凉。

我捧着摄像机久久凝望,心想如果没有它,自己恐怕就“光荣”在这里了吧!回到单位,技术部的老同志虽然细心地用凝固胶把摄像机把手黏接好,但伤疤永远留在了它的身上。它是我的过命兄弟啊,从那以后,我愈加珍爱它,一起战斗,时时陪伴。后来,随着设备逐年更新,它光荣“下岗”,留在了库房,但我从来不曾忘记它。

其实难忘的采访何止一二,在抗震救灾前沿的真情报道,在抗洪抢险一线的用心纪录,在大案要案现场的真相探寻,在市民群众身边的正义守护……每一个采访都充满敬畏,每一次拍摄都竭尽全力。时代在变,媒体在变,但作为新闻工作的铁粉,我想我会始终秉承热爱,永葆新闻初心;融合传播,高奏时代强音。



章记者

□董运生(重庆)

章记者名权,忠州人氏,原江城都市报“四大名记”之一。其为人豪爽,爱诗,好酒,合群,在新闻人才培养上更是不遗余力。

吾与章记者相交十年有余,虽在同一个单位,且他长我十几岁,但我并不称他“章老师”,而是叫他“权哥”。在我的文学道路上,有两个引路人,一个是恩师吕进先生,一个就是权哥。吕先生教我做人,亦教我诗歌理论;权哥则于我入职后迅即因诗订交,并带我以诗会友、以酒会友,融入江城文学圈子。

权哥爱诗,深明“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的大义。生活中有所感悟,则发为诗歌,并与我这个小兄弟切磋琢磨。我初入职时,与他办公室仅一室之隔。有一次找他请教新闻稿件如何处理,他随口问起了我的专业和方向。当知晓我学中国现代诗学时,权哥立即决定当晚去吃火锅,诗酒会友。随后的日子里,我们时有交流,为意象的营构,为字句的斟酌。权哥知道我在文学创作方面有一定的基础,故而时常鼓励我坚持写作,更不时将我的作品发表在内部报纸上,并推给江城文联、江城日报创办的刊物。权哥为人开朗,文友不少。为了让我熟悉并融入江城文学圈,他多次带我参加文友饭局,并介绍我加入江城作协。十几年来,我能坚持写作,并较好地融入江城文学大家庭,离不开权哥的勉励与引介。

权哥好酒,熟悉他的人都知道。权哥酒量尚可,这是他的底气。他喝酒时一句干脆利索的“干了”,绝对够意思。我们常在馆子里喝,有时也在他家里喝。我家在外地,每次到权哥家喝酒,都有一种回家的感觉,家常的饭菜,随意的发挥,让人感到舒服。酒到七分后,权哥会给我讲他在报社的光辉岁月,也会讲人生际遇与成长。当然更多的时候,我们“醉里

挑灯看剑”,“乱劈柴”划拳。用权哥的话说,喝酒就是玩,热闹得划拳。他划的是南拳,我划的是北拳,“过门”的“哥俩好”“再好好”里,有我对这位大哥的感激,更有难以掩饰的尊敬。

权哥为人爽朗,和谁都合得来,这可能和他长期做新闻记者,与各行各业打交道有一定的关系。他原有一爱好——“斗地主”,但不知现在还常斗不。据权哥原来的同事讲,他在报社时,周末喜欢在外“斗地主”休闲。若战斗正酣,嫂夫人打来电话喊他回家吃饭,他立马示意众人屏声息气,告知嫂夫人正在写稿子就不回去了。对权哥来说,向嫂夫人撒谎虽不应该,但冷落了兄弟伙儿更不应该。圈内圈外的人对权哥的评价一致,两个字——“好耍”。

章记者从都市报转到学校任职,先后在宣传部门和新闻学院工作。在新闻人才培养方面特别注重业界经验与理论研究结合,培养了一大批功底扎实、业务精湛的新闻工作者。记得某年,学校安排两位新闻系的学生到权哥办公室实习。前三周里,权哥没有给两位学生安排具体事务,实习生每天只需做一件事——读报纸,读《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等权威报刊。第二周,两位学生觉得有点茫然,就向权哥请求做点具体的事情,权哥笑而不语,让他们继续读报。学生实习到第四周,某地发生毒奶粉事件,引发社会广泛关注。权哥于此时交给两位实习生一个任务,对本地食药局负责人就毒奶粉事件及本地相关领域的监管工作做一次采访,并告知学生,无论本地是否存在相关问题,都是一个有价值的新闻。在权哥的指导下,学生顺利完成了采访工作,并发表了稿件。这两位实习生成长很快,现在已是某省级报刊的优秀记者。

谈起对新闻职业和新闻的认识,

权哥有一番独到的见解:“作为记者,艰辛与喜悦并存,只要你努力去做,随时都会收获喜悦。”在他看来,经过仔细分析、周密思考、深入采访、精心写作的新闻稿件,才经得起检验,才能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权哥常说,新闻人不但要认真学习理论,而且还要勇于在实践中练习、反思,这样才能做到学用结合。正如他所说,“在新媒体不断涌现,传播格局与舆论生态不断变化的今天,如果不勤于学习,不认真思考,不努力行动,很快就会落伍。”喜欢写诗歌和散文的他,对“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深表认同。他认为,在新闻写作中恰当地借用文学表达,能够让读者在接收信息、取得教益的同时,获得美的享受。他经常举这样一个例子:写快递员的辛苦与奔波时,如果干巴巴地写“他三年来走过13万公里路”,远不如“三年来,他走过的路,能够绕地球三圈多”形象。“太阳每天都是新的,新闻界能千人太多了,自己还要认真学习才行。”或许,这正是他,一个新闻人、一个新闻教育人的追求。

从业以来,权哥主持省部级课题6项,有60余件作品先后获四川省、重庆市、中国高校校报好新闻作品奖;策划的“寻找三峡抗战老兵”大型新闻采访活动曾获中宣部、教育部、团中央、中央文明办联合表彰;指导学生拍摄的纪录片《光影岁月》获得了第十届“科讯杯”国际大学生影视作品大赛西部组一等奖。面对纷至沓来的殊荣,权哥泰然处之,对他来说,这是一个新闻人和教师的本分。

人们称记者为“无冕之王”,在我看来,权哥没有王者高高在上的霸气,有的是世俗生活中的烟火气,让人感到亲切、平易。今天是记者节,写篇文章谈谈章记者,说不定他看到了,还会再找我划上两拳,给我谈谈当年的光辉岁月,谈谈诗歌与新闻写作。

记者岁月沉淀回忆

□张学阶(四川)

白驹过隙光阴流,岁月匆匆去无声,回味新闻从业路,巴山渠水总是情。

年少立志做记者,笔蘸浓墨写新闻,一路奋进一路歌,脚踏巴渠铿锵行。

巴山渠水“捉活鱼”,崎岖山路脚窝深,芭谷洋芋喷喷香,夜宿农家问贫困。

挑灯写稿熬通宵,半夜饥饿盼黎明,倾注心血写典型,讴歌巴渠追梦人。

记者采访在现场,东奔西跑忙新闻,一家老小难照料,家人生活有苦辛。

“有女莫嫁记者郎,一年四季守空房,有朝一日回家转,背了一包脏衣裳。”

“捞到活鱼”多喜悦,电话那头笑声盈,“老爸深水活鱼捉”,妻子逗儿电话听。

新闻记者采新闻,昼夜不舍忙笔耕,风雨兼程新道路,新闻获奖最高兴。

手捧证书心头热,酸苦苦辣一口闷,百尺竿头上层楼,同伴贺喜摆一顿。

青春年华飞速逝,新闻岁月入黄昏,行业翘楚美慕人,珍惜时光追青春。

韶华如水莫蹉跎,圆梦抢时又争分,党心民意念初心,笔底波澜润著文。

望不尽的采访路,写不完的好新闻,意气风发新时代,不忘初心朝前奔。

党的使命牢记心,重任在肩催征程,人民乳汁哺育我,智慧人生报党恩。

记者永远在路上,千山万壑任我行,戴月披霞复兴路,筑梦圆梦凯歌鸣。

记者,要对自己狠一点?

□兰卓(重庆)

那年,单位来了一位姑娘。那天的笔试,我们是相当扎实的——带着大家去了一个刚刚治理完毕的老旧社区采访。中途下起瓢泼大雨,但大家即使淋成落汤鸡,仍然认真地完成了采访。

然后,十多位应聘者回到大会议室写作。她的新闻作品让人眼前一亮——把一件看起来很平淡的事写得“眉飞色舞”。

当时,来应聘的人中有好几个“熟手”,甚至有区县媒体的在职人员,但她的笔试、面试综合成绩竟然考了第一!

社长与我们商议,最后决定,就是她了!

她的到来,为单位带来了一股清新之风。

此前,她在一个县法院做过文书,“县作协会员”是她最拿得出手的招牌。

单位要培养人才,自然对她寄予厚望,安排了一位资深记者做她的师傅。

接下来,发生了几件事,改变了她在单位的“似锦前程”。

她给我打电话,投诉自己的师傅“非要那么写新闻”。

一开始,我怀疑她的师傅也许“过于传统或严苛”,于是耐心地听取了双方的想法和意见。我的结论是:她有些浮躁,自尊心太强,不够尊重前辈。

对她的师傅,我劝说道:“我们入行的时候,经常听老总们说,煮酒熬糖,没有哪个可以无老行。即使是前辈,也不可能每一件事都是对的。从业务探讨的层面来说,要把对方看成同事来尊重,不必拍桌子打巴掌的。”

此后,不再有“投诉”发生。有次,她给我打电话,说晚上十点后必须睡觉,不然头晕,会晕倒。师傅非得要天天晚上等着把当天的采访稿交给他修改到位了再睡,她受不了。

在业界,写新闻有“不过夜”的说法。她师傅这样的习惯必然是多年养成的。这是一个良好的习惯——如今的媒体,等你过了夜再写出来已是旧闻,那还叫新闻?

我对她说,你就提高采写能力和工作效率吧。

有天中午吃饭时,宣传部部长一个电话打过来,把我这个稿件终审人批评了一通。原来,有一篇报道把一个环保方面的数据写错了,那不是个最新的数据。党委一把手原本被这个报道的标题吸引了,可看完稿件感觉不对。在机关食堂吃饭时,一把手坐在宣传部部长对面,对那个数据表示了严重的质疑,弄得宣传部部长尴尬至极。后经查实,那果然是数月前的数据。

那篇报道是她写的,是她去掉“见习”二字后的第一篇。

一问原因,那个数据来自百度。这个数据居然能够连过三关见报,采编流程失守了。

在采编例会上,大家一起检讨了这件事。不久,就听说她辞职了,让人挺意外的。

踌躇满志是她给我们的第一印象。从认识她的第一天起,我们很多人都觉得她是“该吃这碗饭的人”,她却把这碗饭还给了单位,又回到原单位去了。

其时,《记着,对自己要好一点》一文在朋友圈刷屏。我想,如果要做一名合格或优秀的记者,似乎应该对自己狠一点?

